詩集傳

小雅

卷九
之十五

詩集傳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爲小大雅之所以爲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

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叙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爲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蘋蕭也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信者可以其願得之而不可強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觀也恌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章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也白焉黑鬣曰駱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尔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驟貌也諗告也使者未嘗不懷歸也故君
爲作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
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也煌
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
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
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嶮易易其心亦如華
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咨親爲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爲益亦猶是矣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也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今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裒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渠雝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很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內鬩而不廢禦外侮使朋友而相忿也其能久者無爲戎以

害己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饜也孺屬也患世之疏遠其兄弟故教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也究深也亶信也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許許林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釃酒貌也羜未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閑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歡心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莤之也酤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願其君者然古禮發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也穀祿也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
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
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
庶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
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絜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予也尸嘏主
人之辭也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
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
姓徧爲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爲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爲其
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
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願之者如此恒常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栢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爲紂故敘以爲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王不得爲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文王爲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既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

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也歲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有不反之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說文作薾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三捷以求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強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慎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旄干旄也旆旆揚也況甚也君子勇於從事維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
追誦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
也交龍爲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
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今使南仲爲將以
往庶乎玁狁之患於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
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蘩而歸今曰黍
稷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蓋既城
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
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
其未見也以不見爲憂耳及其既見而後知喜
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
西戎然則既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卒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卒及其還也卒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卒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睆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奈何王事日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歸期及矣而猶不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爲不時至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
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
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爲車也幝幝敝貌也痯痯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
時至徒多爲相恤之言而已於是卜之筮之而
同曰近矣征夫邇矣言其家念之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罶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
鮀也寡婦之笱而獲鱨鯊施者小而得者大也
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
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
閑暇而爲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
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第九

詩集傳卷第十

小雅

南陔之什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籗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樔撩罟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夫不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

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
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
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既燕矣而猶未厭
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
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
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爲邦家之基內則身享壽
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
聽餘慶及其後人亦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
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
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檍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

枸杞枸也梗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射禮諸侯以狸首爲節新宮狸首皆正詩而詞義不見或者孔子刪之歟不然後世亡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曰鸞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門故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暘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爲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听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也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醴一朝饗之言并享之以大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

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也莪羅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

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

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爲朋百朋言其所以祿士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

無不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

已定之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

次與今詩合小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

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

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故

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爲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玁狁西戎者爲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爲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其言文王專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韋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之後玁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暑而不遑安飭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玁狁甚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既成矣則於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帥之德也服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憚也焦穫周之數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徽識之文也鳥章革鳥之章也旆繼旐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後視之如輊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曰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張仲在焉張仲賢人也言其所與無非賢者侯維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涖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赤飾鉤膺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爲二十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強盛不得不尔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軝長轂也約之以革錯衡文衡也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也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春蜑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則嘗征伐玁狁而克之矣況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所謂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內脩政
事車既堅馬既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刈草以爲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鳥諸侯
之服也金黃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手指比也調強弱等也言
射事修備也射夫既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
祡積也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
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

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蕭蕭徒見其旆旌悠悠言不譁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警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矣誠哉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漷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

鹿牝曰麀麌麌多也漷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

言自其上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爲群二爲友率馴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嗸嗸也興廢

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蚤晚足以爲無過矣

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叙曰

因以箴之過矣

夜如何其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久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

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

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晰晰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

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止諸侯獨奈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忌哉故告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曰爾莫肯念救吾亂人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宜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微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而有讒恐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皐澤也蘀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物無隱而不見也人之樂之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言大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爲無用矣猶可以爲錯而攻玉言世未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第十

詩集傳卷第十一

小雅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書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爲是怨之歟恤憂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尸主也饔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没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駒人之所願乘也苟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縶維而留之今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黄白曰賁既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曷亦慎爾優遊而勉爾遁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強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望之如玉之絜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猶欲聞其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於祿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

所作也故曰行於野而求庇雖蔽芾之樗猶可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樗也哉人君之用人苟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蓫葍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誠宣王弃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以富則亦祗以爲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

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椓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乎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

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
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
猶快快也噦噦猶晦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
而又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
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林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飾也弄之以
璋尚其德也喤喤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以黃
朱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
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褓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
也韓詩作禘弄之以瓦質而無飾也儀善也有

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
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爲羣其羣尚多也得爲無羊乎牛之
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得爲無牛乎黃牛黑
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
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
也異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
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
矣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
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焉此所以爲豐年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龜蛇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爲室家溱溱溱衆也宣王之小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爲先後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宮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惔燔也卒滅也斬絕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見之者皆爲之憂心如燔特畏其威而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絕而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山之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下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苟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宜有罪矣而曷爲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膴厚也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亦不可欺也曷不試平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爲小人之所危乎凡姻婭之人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鞠盈也訩訟也惠順也屆止也閟息也
違遠也以爲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歟非也君
子如止其爭心則爲訟者之心閟矣以爲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歟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
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酲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
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
爲之受其勞弊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
不爲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蹙蹙褊小無
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
容無有爲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爲惡也如將相賊者
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
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德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謗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瘨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瘨痒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爲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爲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爲美言以欺世內爲僞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

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
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祿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
臣僕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
所止者誰之屋歟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
之所止也奈何以刑御民使無所措手足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
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
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
爲皁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
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
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
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中包胥曰人衆則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爲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
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爲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阻然岡陵未嘗不爲難也譬如訛言之人豈可以爲無害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爲慮老成之人徒召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既聖矣安所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山爲卑而爲岡陵於其上譬如讒人以人罪爲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也蹐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子之處於世小心畏慎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蹐畏其傷之也夫爲此言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爲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扰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扰動也仇仇偶也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羣小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

故尤之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耳及
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通厲惡也褒國也姒姓也幽王之嬖后也
威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
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
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員益也幽王日爲淫
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者君子永思其終知其
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
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
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
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
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
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
雖欲潛伏而無以自蔽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
兮憂心慇慇
云旋也慇慇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
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孑然無朋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佌者有居蔌蔌
者有祿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夭
孽並出而椓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
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
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
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
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
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
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

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
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
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
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
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
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
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
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君子醜之天變見
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
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令善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史蹶維趣馬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樀皆氏豔妻褒姒

也煽熾也七人者皆褒姒之黨故及其熾而並

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兼擅羣職故

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太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

未詳何宰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

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

爲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

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憖強也皇父自謂

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

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

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專也競力也無

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通也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效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此其所以爲雨無正

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為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為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既滅靡所奕止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為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奕定也勤勞也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君子庶幾王以是懼而為善然反益為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

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暫御侍御也幽王陵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稼則又將有飢患飢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羣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荅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哿可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余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於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一

詩集傳卷第十二

小雅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敷布也回邪也適辟也沮止也卬病也言天禍
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
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
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
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爲
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
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
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膴大也肅艾哲謀
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

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
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
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
疏其源而瀦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
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
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
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爲
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
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
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
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
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敎誨爾
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
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
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邪亦將
有取而敎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
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強庶幾
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塡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
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爲不義出於其性
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

居於亂世而塡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於岸
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桑扈何自能
食穀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雅烏小而好羣提
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
宜咎又愛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
將殺之鳥猶不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
獨不容於王曾彼之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
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
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岐周之道道之平者也鞠窮也夫
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

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怒思也疢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會也桑梓久而不斃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灌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其所極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雊鳴也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弃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投者而覺之也行道也墮

瘞也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

徐究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掎其顛析薪

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

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

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歟

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

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

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謹也君子困於讒人故
訴之於天曰天之於人曰父母然今我無罪而
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予無
罪而天不弔何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也沮止也小人
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為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
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
猶庶幾可止也小毖之頌曰予其懲而毖後患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成王周公之釁比下人悟
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餤匪具止共維王之卭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搆其君臣利在
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
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得之之謂也讒人之誣
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

小人之所以恣行也餤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
悅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此小人之所以獲進
也止職也卬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爲讒以
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叙也莫定也毚狡兎也奕奕
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
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
而度也雖有毚兎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
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
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已耳目哉

萑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數之
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用也來可行也
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爲
大言徒出於其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
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

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橐拳力也骭瘍爲微

腫足爲尰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旣大且多其徒

幾何而能然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

從維暴之云

艱嶮也梁橋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

友有與偕譖之者從之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

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

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不足刺而刺何人

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見我於女何病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易悅也祇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篪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靦姤也姤醜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爲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讒人之構君子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成爲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慎言恐讒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爾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讒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既而改之以告人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猗加也作起也將之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亦自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爲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頽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

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羅蒿也羅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己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蒿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小而罍大使缾至於罄者罍之恥也使民至於窮而無告者亦上之恥也鮮善也人皆以生爲善孝子之不獲終養者以爲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律律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序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也飧熟食也捄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疏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

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軸空矣然周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有公子則可使行於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於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之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作癉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於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有醉於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厚未必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鞙

鞙佩玉貌也璲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爲隱焉而使自察之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莫七辰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之織也其緯往而復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弊於道路則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獲免耳睆明也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箱兩較間也言王之百役皆取於東則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既竭雖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弊

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歎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
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
東人勞苦而爲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
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
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
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
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此所謂窮則反本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
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
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
王既沒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
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言其末必至見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剥下下無宇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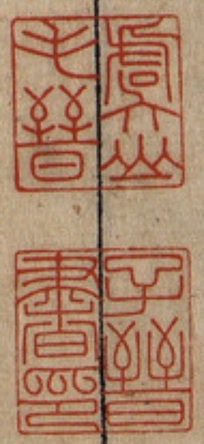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今我尚日構亂而安能善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棣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鷫也棣或作萰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二



詩集傳卷第十三

小雅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杕杜同偕偕強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疧兮

大車牛車也疧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雝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
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
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艽地名也初吉朔日
也行始於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
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
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
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
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爲善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鼛大鼓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鐘欽欽鼓琴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籥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
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
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
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藝黍稷以實倉廩以
爲酒食以享先祖於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
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於餘章
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
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剝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
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
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愽求之門內其生所
以待賓客也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
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

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
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亨爨也踖踖言有容也俎從獻之俎也
其實燔肉而肝炙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靜而敬
至也豆內羞庶羞也庶多也多爲之者以爲非
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焉故及其燕也
獻醻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
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
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戺
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
至也善其事曰工苾苾芬芬香也卜予也幾期
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
戺正也敕戒也極中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
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
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
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鼓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
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
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賓客之
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賓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
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禄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惠順也替廢也引長
也祭畢而燕於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殽
羞既行兄弟無有怨者皆慶於君曰神乃歆嗜
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
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
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墾闢汙萊至

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
既足生我百穀
霢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
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茂盛也斂稅曰穡畀
予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祜
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瓜成
剥削淹漬爲菹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
赤也祭禮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
肥也鸞刀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
殺也取膟膋燔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爲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爲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爲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盛也介助也烝進也髦俊也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乏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龔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六穀也明絜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方報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夫之慶既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孟春既郊而始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成王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饋於南畝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成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穗遠者納粟米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

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皁實而未成也既堅則成矣既好則美矣稂童粱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為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也萋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既降民急其上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

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其餘爲鰥寡之利穧鋪
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
功騂黑南北之牲也蓋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

洛溱沮也泱泱深廣也茨蒺藜也韎韐士之韠
也蓋染之以茅蒐奭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
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
失其利洛維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
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
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
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
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
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

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也諸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祿旣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說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駱爲守其先人之祿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說蓋勞苦而不明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爲曲說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內脩其身充滿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義其發於外者儳然小人爾是以

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黃色之上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黃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三

詩集傳卷第十四

小雅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戢斂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在廐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摧莝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也蔦寄生也女蘿兎絲也奕奕憂不定也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

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
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媛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
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設舝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
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
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
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鷮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險則雉集
之王者內無嬖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
教之因以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飲
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
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
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爲其葉之蔽也褒姒
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獲見王焉則
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
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
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爲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
我心然則褒姒苟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人
焉樊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
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爲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絜也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旅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質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衍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者卿大夫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復也康安也此章言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秉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

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也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取其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既醉則不可知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僊僊不正也郵過也傞傞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爲耻而強
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
爲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既爲之監復爲之史以
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爲耻哉盍亦勿從而謂
之使皆醉而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
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者之言羖羊有童
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
雖三爵而有不敢者況又其多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頒
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
在鎬耳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
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
言故序此詩爲思武王以在藻頒首爲魚得其
性蓋不識魚在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菽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衮玄衣而衮龍也黼白黑雜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始冽也檻泉正出也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徒視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是以駕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禮也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

君子之所以自敎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不蓬蓬者而況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福祿乎諸侯而有福祿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繂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弃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而厚之以福祿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騂騂其調利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而反節自爲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

如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

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已則忘其非此所謂一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孔空也老馬少儲其駒少強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特患微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晛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以無自暱近日今雖使我爲治後將誅我不可知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傳于天則止今王之心不知其所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四

詩集傳卷第十五

小雅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須也其皮可以爲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

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爲物疏密如一
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吉姞也春秋傳曰
姞吉人也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
見是女者皆以爲尹姞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
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
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蠆螫蟲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
兮云何盱矣
旟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
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
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

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
曰子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
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六
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
今也狩則欲爲之韔弓釣則欲爲之綸繩言無
節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悅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
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賡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

有牽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
歸矣言不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
難然見者無不悅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
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

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爲菅取白華而漚之又以束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脩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爲絜也至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爲質可知也已有人如此而王獨弃之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此人莫與共之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恩止於一人而下無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申

后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所以

炤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而反以爲炤譬如申

后之賢不獲偶王而弃於外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鐘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内有嫡庶之亂

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慘慘其憂而

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鶯禿鶯也鶯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鶯清濁

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

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鶯而弃

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

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卑貌也疧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

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

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也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而亨之以爲飲酒之菹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言一兎也獻主人酌賓也

有兎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賓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賓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服之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之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今諸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已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崔嵬也没盡也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烝進也畢噣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黃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能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歲暮草黃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黃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五